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在动态网主页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各种“翻墙”软件，以后通过该软件上网更方便。

美中法轮功学员芝加哥游行 民众震惊中共活摘罪行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日，来自美国中部十个州的法轮功学员，齐聚芝加哥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游行队伍由“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蓝色、金色中英文锦旗开道，身着黄色炼功服的堂鼓队精神抖擞的紧随其后，手持粉莲花的仙女们身着五彩古装翩翩起舞，随后是大型莲花花车。

第二方阵是“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十多位白衣女士手举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面色沉重的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学员。他们还打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天理不容”等横幅，谴责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利的暴行。

随后的“声援三退”和“控告江泽民”方阵则以“声援 2 亿 4 千万人三退”“中共不等于中国 爱国不等于爱党”“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等横幅呼吁华人民众看清中共历史，摆脱中共思想奴役。数十个横幅与写有“退党”“控告江泽民”的手举牌连成一片，整个游行队伍绵延数个街区。



图来自美国中部十个州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举行的盛大游行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 民众震惊

游行中打出的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真相，震惊了很多观看的民众。

“太吃惊了！活摘器官这种罪行正在发生。” Hile 先生站在芝加哥中国城的主街 Cermak 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缓缓走过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我从未想过今天仍有这种事情发生，强摘器官……”

当天很多华裔及旅游的华人观看了游行，一位看过游行多年的林先生说，法轮功在中共的迫害下反而一

年比一年队伍壮大，中共迫害真是不理智。观众高女士说：“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她拿手机不停的拍照，激动地说：“很新鲜……照片发给国内看看。”

来自福建的黄先生，他对迫害表示不解，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炼），这是人的权利。”大陆的张女士也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养生、健身、修炼真、善、忍。在中国不能说话，来到海外呼吁（停止迫害）是应该的。”◇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南澳洲阿德雷德港的黑钻画廊举行，这是第四次在该画廊展出，市议员卡罗尔·马丁在开幕式上致辞。

大陆众律师为控告江泽民做准备

日前，原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江泽民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沿用中共一贯的做法，想把法轮功团体消灭在萌芽之中，而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这个既违反了世界上的普世价值，本身也违反了中国现有的法律。”

郑恩宽律师表示，大陆一些律师、法学教授也在法律层面上做控告江泽民的准备，酝酿在国际法庭上将江泽民在法律层面上彻底定罪。



儿子被折磨致死 本人被迫害致残 白金玉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在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下达“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甘肃省兰州石化退休职工白金玉女士原本幸福的一家人遭受了种种残忍迫害。白金玉曾四次被绑架，二次劳教（一次因体检不合格拒收），遭冤狱三年。儿子赵旭东被活活折磨致死。儿媳李红平六次被绑架，一次劳教，并遭洗脑迫害，九死一生。

二零一五年六月，白金玉女士控告江泽民，请求中国最高检、最高法依据《刑法》等法律追究被告人江泽民涉嫌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侮辱罪、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刑讯逼供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等，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下是白金玉自叙一家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

遭绑架、劳教、冤狱迫害

二零零零年秋天，我依法去北京上访，被北京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十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遭永靖县公安局的南继红等警察无理绑架，当时正是三九严寒，我被铐在窗户上没有玻璃的楼梯口上，被刺骨的寒风吹着。后被送进看守所，所长吴姓。寒冬腊月没有被褥，在凹凸不平的光板床上，熬过了四十多天。后来儿媳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我的下落，送来了被褥。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近七十天，被折磨的走路都很吃力，又被转交给了兰化公司的李明晓。李明晓等人强行将我送到平安台劳教所。因身体状况劳教所不收，李明晓与大队领导经过交易，强行让劳教所把我留下。这样的身体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苦役劳动致使我心脏病复发，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日出劳教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我们几人在赵旭东的家中被兰州市安全局裴怀伟等恶人绑架，在安全厅一

栋楼，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一人一个房间，受到自称姚姓人的威胁、恐吓、诱骗、逼供。

八日凌晨监视为了躲避逼供，我走出房间，从窗户上跳下去，造成右脚踝骨粉碎性断裂，朝外成 90 度，腰坐骨处骨折二处。在兰医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二楼，姚姓的特务说：“我们把你儿子已经放了，做完手术你回家养病，你已经残废了，不能去监狱服役了。”

可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手术刚十二天，几十个安全局的年轻警察，把我刚做完大手术，腰腿都不能动的老人，强行从病床上往下拽，劫持到大砂坪劳改医院。在那里我的腿上打着石膏，坐不起来，完全不能自理。他们把我往病床上一放，匆匆离去，医院一位好心警察给我一双拖鞋，另一位警察用白糖炒的炒面给我增加点营养，主管医生说：“不就炼了个法轮功吗？能把你怎样？放心养病。”有不相识的好心人给我买来了奶粉，白糖等，有人送给我饼干，水果糖等。

二零零四年二月来了安全局的一男一女，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因我没犯罪。他们说，不签字也得执行。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在七里河法庭上，我质问审判长唐培勇：“起诉书中为何不提我儿子赵旭东被迫害致死，我被逼跳楼致残一事，并指出检察院的陈岭、郭玉洁取证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当时检察官陈岭、郭玉洁说：“此事与本案无关。”在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我被兰州市七里河法院诬判三年冤狱。

在甘肃女子监狱，我拄着拐杖，拖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做苦役，每天从七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有时也糊纸盒，外边用的很多包装用的纸盒，纸袋都是那里做的。二零零六年底，我走出女子监狱。

儿子赵旭东被酷刑迫害致死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赵旭东在家中被兰州市安全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个恶人绑架，被劫持到兰州市华林山第二看守所四队一分队六号室，队长李魁等人指使在押死囚犯、毒品犯每天对赵旭东拳打脚踢。赵旭东被戴上脚镣手铐，用铁丝串在一起，专门用于死刑犯的全铐背刑具，把人捆在一起，无法行动。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赵旭东开始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灌食延续了五十天，二零零四年二月七日被野蛮灌食致死。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灌食的管子插下去时，赵旭东当时发出了很大的惨叫声（可能是插到气管或肺部了），医护人员胡晓霞叫犯人米涛把管子取出，管子上都是鲜血。这时只听到赵旭东喉咙里一直发出响声，看到他极其痛苦难忍，呼吸困难。下午犯人发现赵旭东没动静时，人已经死了。”那年刚 36 岁。

当时在场的另一个犯人说：“赵旭东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给害死了，想起来都心惊，简直杀人不眨眼，那一幕永远也忘不了。”

二月八日，在太平间里，看到的是赵旭东嘴里有鲜血血沫，鼻子、耳朵出血，用棉花塞着，太阳穴处有伤痕，眼睛睁着，原来一百六十斤的体重，1.74 米高，白白胖胖的帅气小伙子，五十天折磨的皮包骨，背部黑紫，口中有凝血块，手脖脚脖有很深的戴手铐的痕迹。